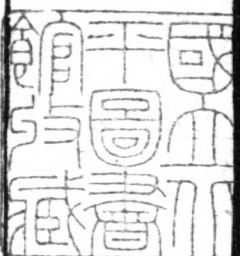




芍

藥

員



巧團圓原叙

笠翁之著迷愈出而愈奇
笠翁之心思念變與愈巧
澆玉巧團圓一割而事之
奇觀心矣文章之巧亦觀
止矣孝性靈言精髓

吐人不能吐之句用人不知
用之字若人知若字而若
不生之情繪人爭繪與繪
不工之態然此死句豈翁知
也古來文字多不貴用與貴
刻自六經以至南華一離

駭盲傳腐史筆不由刻而
傳從前無是格也若僅
依樣法襲陳亦因化者
乏心雕腎之功讀者亦無
奪目動魄之趣及觀之外
鳥所用之今日詩文之病坐

是也故生面自開印院奉
俳詞俚堪膾炙白粲再見
即為文典冊亦屬唾餘知生
而後可讀古人之書矣出此
而後可讀今人之書矣奈
然之俚與好為新奇者奈

牛鬼神神習而不報毫末
羽化妄而解實自為持心
之好與徒乞觀者措鼻此
不務刻以年有刻之心其
刻之也也等翁則疎且其
具矣錦心爛舌繡口燦舌

生花之學又及於而甚焉
不必陳言之務去而解罷
競發秀芳為生一切敗
釋殊為望而却走是天
固縱之使劍彼腐般迂僂
烏得而繩墨之是刻於倫

常日用之間忽現變化
離素之相無後志強為身
為父失慈者購媼化母妻
空至此可謂牛鬼蛇神之
至矣及至看到收場悲是
玉性使然人情必有初飛

奇為特飲食日用之波瀾
 耳至觀于結想搗詞其
 出人意表又語仍在人意
 中陳者出之而新腐在經
 之而動于志運之而險板志
 觸之而活不獨此也事之

志能矣之使偽在又於反
 而使之即真情之信志能
 得之使物者又於使之
 帖然而歸于信神乎神乎
 文章三昧處至此乎由瀾
 煬以造恬雅自錘而臻

卷五

巧

浮化上寒元人之旗下奪於
川之席為小意天壤間竟
有生等異人著此等言書
供人快談今而後為示所改
以煙火文人目為公翁

樗道人書於瑁湖僧舍

巧團圓傳奇目次

元集

第一齣

詞源

第二齣

夢訊

第三齣

議贅

第四齣

試艱

第五齣

爭繼

第六齣

書帕

第七齣

闖氛

亨集

第八齣

默訂

第九齣

懸標

第十齣

解紛

第十一齣

買父

第十二齣

掠嫗

第十三齣

防辱

第十四齣

言歸

第十五齣

全節

利集

第十六齣

途分

第十七齣

剖私

第十八齣

變餉

第十九齣

驚癩

第二十齣

追踪

第二十一齣

聞詔

第二十二齣

詫老

第二十三齣

傷離

第二十四齣

認母

第二十五齣

爭購

貞集

第二十六齣

得妻

第二十七齣

聞耗

第二十八齣

途窮

第二十九齣

叠駭

第三十齣

拉引

第三十一齣

巧聚

第三十二齣

原夢

第三十三齣

譁嗣

目次終

巧團圓傳奇卷上之上

湖上笠翁編次

詞源 末上

西江月浪播傳奇八種賺來一派虛名閒時自
閱自批評媿殺無鹽對鏡 既辱知音謬賞敢
因醜盡藏形再為悅已效娉婷似覺後來差勝
鳳凰臺上憶吹簫姚子無親興嗟風木夢中時
現層樓遇隣居窈窕許訂鴛儔硬買途人作父
強認母似沒來由誰料取因癡得福舊美兼收

工團圓
凝眸尋家問室見夢中樓閣詫是魂遊驗諸
般信物件件相投親父子依然完聚舊翁婿好
事重修爭榮嗣又兼報捷三貴臨頭

恤老婦的偏得嬌妻姚克承善能致福
防失節的果得全貞曹小姐才堪免辱
避亂兵的翻失愛女姚東山智也實愚
求假嗣的却遇真兒尹小樓斷而忽續

夢訊

〔生儒服上〕

意難忘飽殺侏儒歎饑時曼倩望米如珠長貧

知有意天欲盡其膚除故我換新吾纔許建雄
圖看士人改軀換貌盡賴詩書

鷓鴣天

自幼亡親苦備嘗時人盡道產空桑

不階尺土成家易止靠孤身辨事忙空枕席
待糟糠也如命狠礙高堂梁鴻偃蹇雖如此
豈遂無妻老孟光小生姚繼字克承楚之漢
陽人也幼失二親長無一時子子孤行于世
上亭亭獨立于人前引南戶之風招北窗之
月慰我窮愁鑿東隣之壁借西舍之書供吾

夜讀也曾徧講朱陳之好。急圖秦晉之歡。怎奈那些擇壻之家。不問腹笥之盈虛。止詢家私之厚薄。即使射中屏雀。也是徒然撞碎彩毬。終非燕爾。這雖係當今的世態。忒煞炎涼。也還是小生的婚姻。合該遲暮。且自由他便了。只有一事恨不過。普天下的人。誰家不事父母。那箇沒有爺娘。獨是小生不然。自幼喪了二親。記不起當時的面貌。且莫說活爹活媽。沒得叫喚。就要畫幅紙上的真容。時常拜

他幾拜。也不能摹倣。歎介人皆有兄弟。我獨無古人。尚且致恨。何況生身父母乎。仔細想來。好不傷感人也。

醉扶歸。悔當年。活不把親描塑。恨如今。死不得見規模。似這等聲容笑貌。總成虛。我待學了蘭刻木。將誰據。空教人夢魂如絮。繞空廬。欲圖報本無尋處。

我時常思想。要在夢中會一會。好記了面貌。到醒來。圖畫真容。怎奈夜夜睡去。再不能勾

相逢只夢見一座小樓裏面鋪下床帳又有
一箇小小枕頭却像是我睡過的一樣夜夜
做夢都是如此以後睡夢之中不上這座小
樓就罷若還再走上去定要討箇下落且看
是誰家住宅那箇主人到後來作何應驗
前腔夢中定有人相遇問他徵驗待如何誰家
庭院恁蕭疎決不是空中樓閣全無主仔細想
來畢竟是我前生的因果既道是仙人夙昔好
樓居爲甚的輕輕謫向人間住

此時夜色將闌正好到夢中樓上去走一走
只是一件恐怕有心要做夢那夢倒未必肯
來不要管他只把方纔的說話牢記在心不
夢就罷萬一做夢就討箇下落便了正是夢
啼夢笑無非夢真富真榮未必真放下帳幕
睡介內放定更砲發搗一通隨打更介生起
作夢魂上柳媚花明止筆畊翛然隨步出柴
門脚跟頗與輕車似偏向從前熟路行前面
一座小樓是我熟遊之地不知不覺又來到

這邊不免再去登眺一番有何不可。上樓介
皂羅袍仍是劉郎前度。怪種桃道士，踪影全無。
落花流水，指迷途。並沒箇劉安鷄犬司門戶。既
無人飲，爲甚有名漿在壺。既無人熟，却有清
香在爐。一定是山中採藥歸來暮。

這房子裏面，雖則無人，還喜得有隣有舍。那
壁廂坐着一位老者，待我問他。向內介那位
老人家請了。小生不知進退，敢借問一聲。這
座小樓是誰家的住宅，爲甚麼不關不鎖。終

日空在這邊。丙你這小孩子，又來作怪了。自
己生身的所在，竟不知道。反來問我。生驚介
我生身的所在，另有一處。何嘗在這裏。老人
家不要取笑。請對我直講。丙誰與你取笑。若
還不信，那牀帳後面，現有一箱。裏面所藏之
物，都是你做孩子的時節，終日戲耍的東西。
取出來看就是了。生既然如此，待我取將出
來。取出箱介。果然有一箱，喜得不曾封鎖。待
我取出物件，細細看來。

前腔放出眼光如炬。驗其中真假。好辨盈虛。取出泥人土馬。棒槌鑼鼓。刀鎗旗幟等物。細看驚介。呀。果然是我幼年時節。戲耍的東西。件件都還認得。作敲鑼打鼓舞。刀鎗弄旗幟。弄畢大笑介。既然重進老萊居。何妨再演斑斕具。這是孩提真樂。不比榮華是虛。兒童竹馬。勝似王侯命車。一生知識。便多愁慮。

且住。記得我爹爹是箇布客。常以販標爲生。臨終的時節。把一根玉尺。交與我道。萬一你

讀書不成。還做本行生意。這等看來。那一根玉尺。是我傳家之寶。爲甚麼倒不在裏面。丙。那是後來得的。並非爹娘所賜。你記錯了。只是一件玉尺。雖不是爹娘所賜。却關係你的婚姻。也不可拿來丟棄。牢記此言。我如今再不講了。生。還有要緊說話。不曾問得。我的爹娘在那裏。連問內。不應介。呀。果然不說了。方纔這箇啞謎。叫我如何猜得着。且把箱內物件。依舊藏好。省得說我狼籍家私。收取各物。

入箱介

醉翻袍醉扶歸取時似見娘和父收時依舊嘆
身孤把這隻箱子依舊放在原處待我生出兒
子的時節又好取出物件來與他頑耍仍置牀
後介莫道我家空四壁器全無這傳家舊物依
然富看了這一會不覺精神倦了現有牀帳在
此何不睡他一覺揭起帳幕睡介皂羅袍這床
頭糕屑還是我兒時舊鋪枕邊乳蹟還是我娘
行血酥嗅來酸鼻翻成醋

丙又發插一通作鷄鳴介生醒介呀原來又
是一夢我未曾睡覺的時節原要打點問箇
來由不想睡到夢中果然得了下落只是末
後幾句全然不解他說玉尺非爺娘所賜乃
是後來得的我只有這位爹娘怎麼說箇不
是難道授我玉尺的人不是生身父母

前腔夢中喜得迷成悟醒來又怪事模糊哺身
止得這慈烏如何更有先天母若說是螟蛉果
羸將榮續枯怎沒箇傳言鸚鵡離親間疎使我

工團圓
終身不解瞞人故

他又道玉尺一根雖不是爺娘所賜却關係
我的婚姻我這東隣有一女子貌頗傾城他
屢屢顧盼小生只是瓜李之嫌不可不避且
自由他我且把玉尺收好看到後來有何應
驗

尾聲如今且撥開雲霧少不得大夢醒平來小
夢也甦試看後囈前言合也無
親在高堂不解思思親偏在既亡時

縱教滴盡恹惶淚終是人間忤逆兒

議贅小生便服上

臨江仙愁見銅駝荆棘裏掛冠早已林栖家居
猶恐禍來隨江湖頻遁蹟鷗鳥共相依

市城戎馬地決策早居鄉妻子無多口琴書
只一囊桃花秦國遠流水武陵香去去休畱
滯回頭是戰場老夫姚器汝號東山蜀川人
也兩榜科名一朝事業官已臻乎八座位亦
近于三台因見時事日非朝綱盡亂主威不

工團團
測謗口易騰。所以請告回家。已經數載。近日
又爲闖賊揭竿。賊氛四起。每破一座城池。遇
見縉紳仕宦。不是拿去做僞官。就是捉來比
重餉。老夫做了二十年仕宦。萬一遇見賊徒。
豈能倖免。所以背鄉離井。寄跡他方。如今來
在漢口地方。扮做箇懸壺的醫士。賣藥糊口。
又怕人看出行徑來。改了一箇極俗的姓名。
喚做曹玉宇。亡兒夭折。繼嗣無人。至親家眷。
只有夫人女兒兩口。連這女兒。也不是親生。

乃同年至戚之女。年已及笄。尙未許嫁。欲待
招贅一人。就立爲嗣子。且待夫人出來。與他
商議則箇。

前腔 小旦上 無女無兒孤到底。止憑似愛追隨。
旦上 天涯何處覓深閨。金蓮無定蹟。到處印香
泥。

見介 老相公。我和你飄零異國。身旁沒有親
人。止得這箇養女。當初指望兒子長大。配成
一對夫妻。不想兒子夭亡。這句說話。講不起

了。如今年已長成，還不會替他議婚。萬一闖賊殺來，叫他跟着誰人逃走？難道我老夫妻兩口自己照管不來，還帶着箇如花似玉的閨女去招災惹禍不成。

玉山供玉胞肚兵興時世養嬌娃，必生禍危便是任強裸也。慮他年何况現妖嬈不愁今日五供養慌忙匹配，休得在累中生累。合說起家門事頓攢眉，何時纔把擔來推。

且莫說他的姻事，就是我們兩口的終身也。

全無着落。當初兒子未亡，不想立嗣。如今靠着何人，還不想急急回家立箇螟蛉之子。小生夫人，你的說話句句是金石之言。老夫豈不知道其所以遲疑未決者，只爲要把兩樁事情合成一件，所以慎而又慎，不敢輕易出口。你且聽我道來。

前腔佳兒佳婿異稱呼，同爲至戚。既已把媳爲兒，姑傳慈範。還待將翁作父，婿舞斑衣。連珠合璧，苦沒箇兼人才器。合前。

小旦 我知道了。你說這箇女孩子原在可見
可媳之間要招箇男子在身旁就接我們的
宗祀麼。小生便是這等說。小旦對旦介我兒
你的意何如。旦久蒙恩養不啻親生正要常
依膝下。

玉抱肚 人生何罪做女孩兒把爹娘活離誰料
我命高強不遭親遺賦桃夭救却于歸合問閨
人何處得便宜都只爲少弟無兄福始齊。

小旦 若還如此這段婚姻就草草不得了。我

們仕宦人家女壻還可以將就兒子却將就
不得你做過三品高官論理該有恩蔭萬一
大亂之後忽然平靜起來回到家中就是他
去補官受職了亂離之世如何選得出這箇
人來。

前腔 干戈成隊富豪家紛紛盡移俏兒郎也類
嬌娃避強徒不使人窺合前

小生 夫人休得癡想太平二字是不能再見
的了。只要尋箇少年老成之人做了避亂的

幫手到那賊寇近身的時節。可以見景生情。逃得性命出去。救得家小回來。就是箇佳兒。佳婿了。我眼睛裏面。已相中一箇。聽我道來。
前腔雖非宗裔。姓相同。何難附依。况伊行少室。無家贅將來。恰好同栖。合前。

〔小旦〕端的是誰。你且講來。我聽。〔小生〕他的房舍。與我的寓所。止隔得一層籬笆。你去想來。便了。〔小旦〕莫非是姚小官麼。果然好箇孩子。只是一件。有人在背後談論他。說不是姚家。

的真種。三四歲的時節。去幾兩銀子買下來的。若果然如此。只怕有些不便。〔小生〕自古道。芝草無根。醴水無源。只要孩子肯學好。那些閒話聽他怎的。〔旦〕背介奴家也曾見過。是好一副面龐。

前腔聞言私喜。他俊龐兒。曾經畧窺。說風流。却似端莊。儘多情。只嫌瓜李。合前。

〔小生〕說便這等說也。還要畱心試他。這等世界。倒不喜他會讀書。只要老成鍊達。做得事。

來就可以相許。我明日見他自有說話。

尾聲世間好事無妨。小且可稱兒纔堪稱婿。
且背介只怕他二美兼來尙有奇。

眼底良緣自不差。赤繩何必繫天涯。
朱陳二姓無多遠。撒去藩籬卽一家。

試艱

生上

劍器合心事太狐疑。手咄咄頻書夢嚙。這玉尺
旣非親賜教人什襲何爲。

小生自得夢訊以來。心事愈加煩悶。好幾日

不看書了。不免展開一卷吟誦片時。

山坡羊我意見中。撇不下的愁緒。好像這卷兒
中。晰不出的疑義。我欲待不思親權。刪抹了孝
思。怎奈這蓼莪篇欲廢。則是難輕廢。看書不能

解悶。不若拈箇題目做文字。把心兒用在上面。
去。或者可以忘憂。向瓶內拈題展看介。君子之
道。造端乎夫婦。嘆介。又合着我第二樁心事了。

旣然拈着他。只得要做寫介。這是箇心事題造
端。自有幾天人。湊泊不怕文心。帶管教他一字

工團圓
懸金不可移。文字完了。可惜遇着亂世。我這求名的念頭。不十分急切。若在太平之世。把這等文字。去求取功名。我姚克承。何愁不富。何愁不貴。堪悲抱長才。忍凍饑難期。際風雲奪錦歸。劍器令小生上。立後事輕微也。待把諸艱歷試。欲待要覘他動靜。不妨私啓柴扉。

進介生驚起介呀。曹老伯過來了。有失趨迎。得罪得罪。小生姚小官。你終日靜坐。不見出門。在家做些甚麼。生不是讀書。就是作文。此

外並無一事。小生好沒正經。這等亂離之世。身家性命也難保。還去讀甚麼書。作甚麼文。你也迂濶極了。

山坡羊。試看這亂紛更。不終日的朝制鬧譁喳。似築舍的羣議。插高標賣得去的山河。繫長繩鎖不住的虛神器。還想着登月梯。向嫦娥索桂枝。只烙從空掉下頭顱碎。埋怨文章把命催。我勸你思維這詩書。及早灰毛錐。付東流。莫再揮。

生照老伯這等講來。當今的天下。是不能平

靜的了。小生搖頭介。萬萬不能生。既然如此。讀書何用。只是一件。我們做秀才的人。除了讀書。沒有別樣事做。却怎麼好。小生當此之時。只有三等人好做。第一等是術士。第二等是匠工。第三等是商賈。音古生。怎見得這三等。人好做。小生處此亂世。遇了賊兵。保得性命。就勾了。一應田產家私。都不能攜帶。別樣人沒了。家私就保得性命。也要餓死。那術士匠工。把技藝當了家私。就保得性命。隨處可以。

覓食。所以算做上中二等。為商作賈的人。平日做慣貿易。走過江湖。把山川形勢。人情土俗。都看在眼裏。知道某處可以避兵。某路可以逃難。到那危急之際。就好挈帶妻子前行。若畱得幾兩本錢。還可以營生度活。這雖是最下一等。却人人可做。又不失體面。我且問你。你曾學得些術數技藝麼。生。老伯聽啓。

皂角兒念。鯁生心高。欲飛豈屑守。雕蟲微技。便遭逢時乖。數奇也難變。節自同奴隸。若論我的

工團圓
能事呵。止會把筆屠龍文。搏虎賦。凌雲詞。倒峽保得過。盛世無饑。要我去提漿賣水。筮草占龜。倒不如甘貧守餓。做箇亂世夷齊。

〔小生〕照你講來。那術士匠工。是不屑去做的了。〔生〕自然不屑。據小姪看來。老伯所說的下等。倒是小姪的上着。只可惜沒有本錢。說不起爲商作賈的話。〔小生〕只怕有了本錢。你也未必會做。〔生〕拚得喫些辛苦。有甚麼做不來。不瞞老伯講。先君在日。原以販布爲生。慣走

松江一路。還有許多賬目。放在各庄。不曾收起。都有票約可憑。若借得幾兩盤纏去走一次。回來定不落空。只可惜沒有這箇債主。〔小生背介〕我正要試他。不如就從這樁事起。轉介盤費不難。出在老夫身上。我還有幾兩本錢。煩你順帶前去。稍些布疋回來。若還不負所託。將來還有所商。你聽我道。

前腔做生涯。休圖利肥。不過要鍊風霜好承勞。悴涉江湖。非因探奇。祇爲着覓桃源好將秦避。

此去呵。度崇山。經邃谷。訪迂途。尋僻境。到處低
徊。圖將家徙。兼把隣攜。却不道藏身有伴。可免
凄其。

生若得如此。感恩不盡。明日就送券約過來。
小生那倒不消。只是早早回來。不使老夫盼
望。就是盛情了。生自然早回。不勞分付。

夜夜災星照石渠。勸君慮劫早焚書。
秦坑掘就三千丈。徧向人中覓蠹魚。

爭繼

外便服上

滿庭芳。天道無知。如聾似瞽。善人後嗣。全無驚
同。梟鳥偏自擁多雛。老旦上。索性無兒何礙。最
傷情。是活把人屠。悲慟處。有聲無淚。腸眼盡皆
枯。

外老夫姓尹。名厚。別號小樓。湖廣鄖陽人也。
祖上以防邊靖難之功。世授錦衣衛千戶。老
夫襲職多年。告假還鄉。又經數載。我家屢世
單傳。傳到老夫也。止生一子。不想于十五年
前。隨了一隊孩童。上山去頑耍。及至晚上回

來別人的兒子都在單少我家這條命根。彼時正有虎災尋覓多時，不見踪影，定是落于虎口無疑了。所以至今無後，竟把世職空懸。有許多親戚朋友勸我立嗣，我只是不依。且到後來再作區處。**老旦**聞得有幾箇親朋不由你我情愿，都要攜酒備席，把兒子送上門來，勸你承繼。你還是收他不收他？**外**一槩不收。**老旦**爲甚麼不收？**外**你聽我道：

啄木鸚啄木兒宗祧事，決不換酒一壺香餌，雖

甜終似蠱。**老旦**你不肯立後的意思，還是爲着甚麼？**外**爲兒曹盡帶癡頑，慮他年不堪繩武。你道他勉強要來承繼，果然是一片好心，麼不過要得我的家產，襲我的官職罷了。幾曾見慈烏肯反他人哺，不過是孔方無後兒成父。**黃鶯兒**叫他莫輕圖，我未逢佳亂，甘作守財奴。

老旦這等你的意思，待怎麼樣？**外**我想立後成先，不是一椿小事，全要付得其人。況且平空白地，把萬金家產付他，又賠上一個恩蔭。

豈是輕易出手的。必須揀箇有才有幹承受得起的人。又要在平日間試他。先有些情意到我。然後許他承繼。這樣的嗣子。後來纔不忤逆夫人。你道我講得是麼。**老旦**是便極是。還有一種世情。你不曾慮到。如今世上的人呵。

前腔虛情好實意無。只怕洗眼看人翻類瞽。你要在平日間試他。不知你便有心。他也未必無意。知道你我無兒。必想一人繼立。故意把虛情

哄你。也未見得你心縝密。好用安排。却不道命生成枉費機謀。無兒既已安天數。承歡逆志焉能顧。倒不如善將雛施恩博義。把鷲鳥變慈鳥。**外**夫人也慮得是。我想近處之人。那箇不知道我家的事。要試真情也。試他不出。除非丟了故鄉。到別處去交接。纔試得出這個人來。我不久就要遠行。夫人在家。可耐心等候。

縷縷金末扮老子丑扮幼童生扮家僮攜酒盒上攜樽酒過親廬好把兒相贈效勤劬接得他

家嗣便高門戶。這家財不怕不歸吾。從今不穿布。從今不穿布。

進介外呀。表姊丈來了許久不見。爲甚麼攜着酒盒。又帶了外甥過來。末此來不爲別事。只因老舅沒有公郎。應該是外甥承繼。故此選了吉日。把小兒送上門來。做你現現成成的兒子。你不可不受。外承宗立嗣。非通小可。豈有不曾說明。就要承繼之理。且再商量。

前腔淨扮老子。副淨扮幼童。小生扮家僮。攜酒盒上。除家累。逐頑雛。送到隣家去作兒。呼坐享榮和貴。不愁親父。到他年不享這歡娛。從今不開鋪。從今不開鋪。

進介外呀。這是隣家的伊大哥。爲甚麼也攜了酒盒。也帶着令郎過來。淨此來不爲別事。只因老長兄沒有公郎。應該是小兒承繼。故此攜了酒盒。把小兒送上門來。做你嫡嫡親親的兒子。你不可不受。末噯。老伊。你好生沒

工團團
理外甥繼舅乃是事理之常。你是何人也。想
要來承繼。方纔說應該是你。這應該兩箇字。
你且講來我聽。淨同宗立嗣。古之常理。我與
他是同宗。所以說應該二字。末又來奇了。你
姓伊。他姓尹。怎麼叫做同宗。淨尹字比伊字
只少得一箇立人。如今把我家人移到他
家去。他就可以姓伊。我就可以姓尹了。怎麼
不是同姓。末好胡說。

錦衣香我笑你學問疎。機謀富巧支吾難回護。

不分貴賤高低妄思綿祚。只怕烏紗飛不上頭。
願止堪服役賣作傭奴。淨老丈不要太毒。我聞
得你這姐夫郎舅也不十分嫡親。不過是表而
已矣。表兄也是表。表子也是表。若說表姐夫的
兒子。定該立嗣。連表子生下的哇哇也該來承
繼了。笑伊行不恕。怪人親自合求疎。這叫做貪
極能生妬。若不是如狼似虎。怎做的人中渴獸。
女中饑婦。

末怒介好放肆的狗才。叫管家兒子過來一

齊動手打死這箇老賊。淨你有兒子，我也有兒子，你有管家，我也有管家，一箇對一箇，料想不輸與你。末淨各揪鬚。丑副淨各揪髮。生小生各揮拳打介。外勸開介。二位快不要如此。小弟這一分家私，自有箇應得之人走來承受，不是爭奪得去的。且聽我道。

漿水金好爭毆，頗妨嘉譽。氣膀胱易壞，尊軀些兒家產不堪予。怎值得龍爭虎鬪，觸翻天柱。末對丑介。孩兒過來拜見你的繼父。淨我兒過去。

叩見你的親爺。外尊拜也不敢領，尊呼也不敢當。若還要拜，我只得避進去了。丑副淨各拜介。外急轉身避進拜完復出介。忙收禮急改呼。生平無子難稱父。末取酒過來待我奉敬一杯。淨取菜過來求你畧用幾箸。外都不敢領。爲無子，爲無子，久持齋素求懺悔，求懺悔，早禁屠沽。

末淨既然如此，我們只得告別了。外寧可改日奉請，如今也不便相畱。末且穿麤布暫遮風，紉運如今尙未通，帶生丑下。淨依舊回家。

開鋪面命低莫想做封翁帶副淨小生下外
歎介看了這番舉動我那出門求子的事一
發緩不得了明日就打點登程且到途中再
商議尋人之法便了

尾聲求兒切莫求統袴食膏粱念妻妾父倒不
如忍凍捱饑纔知道恩育的苦

書帕

且上

一江風說來羞處子年方幼忽把春心逗甚來
由托匾香腮蹙短蛾眉不住把啼痕溜無端自

惹愁無端自惹愁誰來伴我憂恨不與人同瘦

奴家幼失父母寄養于姚氏之門蒙他愛若
親生又許我贅夫承繼這是極遂心的事了
怎奈爹爹過于詳慎定要把艱難困苦之事
試過幾樁纔與他完姻締好此時賊氛四起
刻刻有喪亂之憂既得其人就該速許爲甚
麼還要遲疑觀望聞得昨日給了貲本着他
往松江貿易許親的話並不題起我想如此
亂世凡有閨女的人家箇箇都想贅婿有他

這種才貌那一處不得良緣萬一在途路之間被人要截了去我再想這等一位才郎就萬萬不能勾了得失所關叫我如何放心得下這幾日寢食欠安害的人好不苦也

前腔我這病根由不自他人授反是爺娘誘硬拖畱贈與愁煩斷送芳齡不使人兒壽我把癡腸婉轉搜癡腸婉轉搜無緣訂好迷都只爲妝不慣龐兒厚

這頭親事若不是爹娘說起我做女孩兒的

擅動春心與男子定約就是箇不端之婦了。若不是因處亂世自慮失身就有父母之言不待父母之命私自與男人訂約也是箇不端之婦將來定要貽笑于人了我與姚生的婚姻既出父母之口又處離亂之世若還父母不決斷自己又不決斷就叫做見義不爲豈不悞了終身之事我不如會他一面許下婚姻然後待他出去方纔穩妥只是一件月下星前之約無異于桑間濮上之行畢竟不

好事還要仔細斟酌一番。

前腔去還畱婦德期無咎莫使弓鞋酒雖則是
異情偷露出疑踪惹起繁言一樣的名兒臭我
想夜間會他到底不安明人不作暗事竟在青
天白日之下何等不好只是一件做男子的未
同而言尙覺可耻何況婦人又何況是箇閨女
不如借筆墨傳情寫幾句話兒示意于他便了
須防見面羞須防見面羞把毫端置彩球是便
是了還怕有箇藏不慣的羅衫袖

爹爹是箇謹密之人他的心事一句不可輕
露只說我自許婚姻他不忍負我自然急急
回來到第二次相逢就說得衷腸話了筆硯
在此待我取一幅綾帕出來取介我見書本
之上男女傳情箇箇都用詩句竟成一箇惡
套甚爲可鄙我如今要脫去窠臼只把詩經
第一篇寫上幾句借文王與后妃做一對冰
人月老何等不妙寫介

前腔把嫩毫抽遠倩風人口代把衷腸瀟停筆

介呀爲甚的恁淹畱寫罷關雎題到河洲倏忽
地停纖手我道爲甚麼寫不下去原來被窈窕
二字礙住了手詩經第一篇云關關雎鳩在河
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這窈窕二字乃是風
人的口氣豈有做婦人家的自誇窈窕之理也
罷待我把上下幾箇字眼畧調一調贊婦人的
話頭倒移在男子身上何等不妙他的面容原
與婦人一樣竟寫做窈窕君子淑女好逑他見
了自然歡喜又寫介把經文僭筆鈎經文僭筆

鈎移鸞作鳳頭這顛倒處說不的箇無心謬

帕已寫完待我藏在袖中遇見他的時節擲
在籬邊且看他怎生回答

常笑閨人不解詩強題紅葉寄情思

多情若共多才遇不羨聰明但笑癡

闖氛末扮賊頭上

小將名爲一隻虎丈八長矛三尺斧殺人最
喜殺肥人好剝寬皮鞮大鼓自家非別闖王
部下一箇頭目喚做一隻虎的便是王爺升

工團圓
殿須索伺候外扮賊頭上小將名爲獨行狼
擾盡中原孰敢當殺人最喜殺秀士好充鮮
味呷酸湯自家非別闖王部下一箇頭目喚
做獨行狼的是也王爺升殿須索伺候丑扮
賊頭上小將名爲蝎子塊赤手衝鋒不持械
殺人最喜殺婦人下段醜來充淡菜自家非
別闖王部下一箇頭目喚做蝎子塊的是也
王爺升殿須索伺候副淨扮賊頭上小將名
爲過天星獨自屠城不帶兵殺人最喜殺美

女好從刀下聽嬌聲自家非別闖王部下一
箇頭目喚做過天星的是也王爺升殿須索
伺候各相見拱手介丙吹打放砲吶喊開門
介

杏花天淨扮闖王瞎一目衆儀從引上揭竿一
嘯中原震脫鶉衣黃袍上身可見從來歷數全
無準闖得着稱爲至尊

談笑揮戈霸業成自言吾合繼朱明雖然未
正官家號久噪中原帝子名孤家李自成是

也。豎計縱橫，起家嘯聚，假好施之名而行劫掠，富所從來，借不殺之令，以售凶殘，威由漸著，只因孤家不讀兵書，好爲野戰，攻城掠地，只以衝突爲先，所以四海聞名，齊上尊號，背後呼爲闖賊，當面喚做闖王。凡是投兵效用之人，聞闖卽來，非闖卽去，孤家未卽蛟龍之位，且隨牛馬之呼，只要闖得天下到手，就拿這箇字眼做了國號，也未嘗不可。今日分兵遣將，經畧中原，不免升殿號令一番，然後起

兵前去。坐殿介：衆打躬參謁介。淨：衆將官齊集東廊聽點。衆：噯。淨執筆點名介：統領陸師，經畧山東、山西等處權將軍一隻虎。末：有。過堂介：統領陸師，經畧河南、陝西等處權將軍獨行狼。外：有。過堂介：統領水陸二師，經畧南京、浙江等處權將軍蝎子塊。丑：有。過堂介：統領水陸二師，經畧湖廣、江西等處權將軍過天星。副淨：有。過堂介：淨衆將官分立兩旁，聽孤家申明號令。衆分立介。

北粉蝶兒淨法重休撓須記得法重休撓恃軍
威把乾綱速倒稍失錯千里分毫恃着嗜黑騰
騰殺氣兒把乾坤籠罩一任那險城池鐵裏銅
包經不的嗜忽喇喇一聲飛砲

一隻虎過來差你經畧山東山西二處那青
齊負山面海晉趙表裏山河都有重兵防守
你有何力量攻取得來說與孤家聽者末千
歲聽啓

南泣顏回何用費焦勞不是兵微餉少看蜂屯

蟻聚人人慮閒憂飽更喜的是貪財慕色破堅
城似渴馬奔池沼俺這猛王師不慣行仁單靠
箇殺字兒奉行天討

淨好正合着孤家的意思與你十萬精兵沿
途去搜括糧餉取令箭付介獨行狼過來差
你經畧河南陝西二處那中州負嵩繞洛西
秦有百二山河也都是重兵防守你有何力
量攻取得來說與孤家聽者外千歲聽啓

前途臉心高恨不把全任上肩挑何況彈丸輕

工團團
小只靴尖一踢把華嵩變做池沼那城池到手
却便似遇生葱大蒜和盆搗把威名播向人間
他決不戀身家自塗肝腦

〔淨〕好也合着孤家的意思與你十萬精兵沿途去搜括糧餉取令箭付介蠅子塊過來差你經畧南京浙江二處這一京一省乃是中原財賦之地我要力攻他也決要死守你有什么計何能可以一鼓而下〔丑〕千歲聽啓

普天樂富民多堅城少重資繁開門早這是行

兵訣行兵訣不爽分毫怕甚麼腐陳倉糗積山高看長驅直搗呼聲沸似潮儘南方金帛不勾肩挑

〔淨〕一發講的好足見胸中的韜畧與你二十萬雄兵沿途去搜括糧餉取令箭付介過天星過來差你經畧湖廣江西二省這都是中原形勝之地恐怕黔蜀二處的援兵順流而下與我兵相抗起來勝敗未可知也你有什么勝之策保得無虞副淨千歲聽啓

五團圓
前腔少聲援心偏小靠隣封城難保這也是行
兵訣行兵訣不爽分毫怕甚麼猛舟師萬櫓齊
搖等援兵來到頭枯額已焦儘崑崗玉石不勾
焚燒

〔淨〕一發講的妙足見平日的智謀與你二十
萬雄兵沿途去搜括糧餉取令箭付介衆請
問千歲爺還有北京閩廣雲貴等處爲甚麼
不見發兵〔淨〕雲貴閩廣遠在天末如今還不
暇去取待中原旣得之後料他不戰自降只

有北京是根本之地却要我御駕親征且待
糧餉克足進取也未遲我且問你行兵之道
當以何事爲先衆古語道得好三軍未動糧
草先行措餉是第一着〔淨〕說得不差只是措
餉之法多端你們未必盡曉待孤家歷數一
遍衆正要求千歲指教〔淨〕第一是嚴搜庫藏
去第二是洗括民財第三是酷比縉紳第四
是多掠婦女這四樁事情都是生財的大道
你們須要緊記在心衆請問千歲那嚴搜庫

藏徧掠民財。是臣等做慣的事。不說自明。只
有酷比縉紳。多掠婦女。這兩句話。還不甚解。
再求明示一番。淨縉紳做過美官。家家都有
蓄積。處此亂世。定有法子收贓。決不放在家
中。被人搜取。不是嚴刑拷打。如何逼得出來。
婦女各有親人。擄在軍中。不怕不來取贖。等
到一兩月之後。沒人來取。就將他變賣。也是
一宗軍餉。故此都叫做生財之道。眾千歲極
講得是。謹遵聖諭而行。淨軍令既已申明。就

此起兵前去。眾吶喊全行介。

北石榴花俺這裏一聲鼙鼓萬靈號。少不的斧
鉞倩人膏。只爭些遠近和遲早。有無窮餓鳥沒
數。饑熬眼睜睜盼不的工師到。做一箇飽齋僧。
把血肉齊拋。這也是千年一度的遭逢好。抵多
少湯網澤鴻毛。

撲燈蛾犯俺待要殺忠臣。把烈血染征袍。煞強
似臭猩猩。惡氣將身繞。俺待要剖丹心。飾劍克
珠寶。勝玉石。全無靈竅。俺待挖幾副美人睛。高

巧團圓
懸華蓋似秋波不住把人瞧俺待取一箇帝王
頭常克飲器還比那不多時的青衣行酒更逍
遙

南尾笑官兵無宿飽噪庚癸怨聲如豹盼不的
俺大隊臨城還將神暗禱

巧團圓傳奇卷上之上

